语文新课标必读丛书

子夜

茅盾著

教育部《普通高中语文课程标准》指定书目

人民文学出版社

教育部《普通高中语文
课程标准》指定书目

语文新课标必读丛书

子夜

人民文学出版社

(京)新登字 002 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子夜/茅盾著．-3版．-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4．2重印
（语文新课标必读丛书）
ISBN 7-02-004151-5

Ⅰ．子… Ⅱ．茅… Ⅲ．长篇小说-中国-现代
Ⅳ．I246.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3）第 003658 号

责任印制：张文芳

子 夜
Zi Ye
茅 盾 著

人 民 文 学 出 版 社 出 版
http://www.rw-cn.com
北京市朝内大街 166 号 邮编：100705
三河市宏达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字数 348 千字 开本 850×1168 毫米 1/32 印张 15.25 插页 1
1952 年 9 月北京第 1 版 1961 年 11 月北京第 3 版
2004 年 2 月第 4 次印刷 印数 100001-110000
ISBN 7-02-004151-5/I·3154
定价 18.00 元

丛书出版说明

为了全面提高中小学生的语文素质，增强语文课程的现代意识，大力推进新型的学习方式，国家教育部分别于2001年和2003年颁布了作为基础教育课程改革核心内容的《全日制义务教育语文课程标准》和《普通高中语文课程标准》。《语文课程标准》是教学、评估和考试命题的依据，是国家管理和评价课程的基础，体现着国家对不同阶段的学生在知识与技能、过程与方法等方面的基本要求。同原来中小学《语文教学大纲》相比，《语文课程标准》对语文学科的性质、任务、目标和基本理念都作了新的调整。根据新的教改精神和课程理念，新标准对原有大纲中关于语文课外读物的具体篇目作了较大的改动，并规定了不同阶段学生的阅读总量，要求广大中小学生阅读。为此，我们编辑出版了这套“语文新课标必读丛书”，丛书的书目均为新标准所指定。为了帮助学生阅读，我们在每部名著的前面都附上一篇导读文章，深入浅出地介绍该书的有关情况。版本完善，注释详尽，译文准确，适合中小学生阅读，是这套丛书的主要特点。我们相信，它一定能够成为中小学生朋友们的良师益友，成为中小学生家庭的必备藏书。

人民文学出版社编辑部

二〇〇三年一月

导　读

《子夜》的作者是我国老一辈的、有名望的作家茅盾。茅盾生于1896年，1981年去世。原名沈德鸿，字雁冰，浙江桐乡县乌镇人。

茅盾在1920年就参加了上海共产主义小组的活动，是我党最早的党员之一。1921年与郑振铎、周作人等发起组织文学研究会，接编、改革了《小说月报》。他的文学创作即从此时开始。直至30年代，成为我国左翼文坛上的代表作家。《子夜》是他的代表作。茅盾的主要作品还有《蚀》、《林家铺子》、《腐蚀》、《霜叶红于二月花》等等。

1930年秋天，茅盾并发眼疾、胃疾、神经衰弱多种疾病，遵医嘱，少读书，多休养。他得以广泛搜集社会生活素材，调整自身的创作心境。在这期间，他常到亲戚家的公馆，与作了工厂主、银行家、交易所经纪人、商人或公务员的同乡故旧交往访谈。缘此，茅盾有了"大规模地描写中国社会现象的企图"（茅盾，1933年开明版《子夜·后记》）。《子夜》始作于1931年10月，脱稿于1932年12月。1933年初，由上海开明书店出版。

《子夜》出版后，作者曾自我反省道：

> 我的原定计划比现在写成的还要大许多。例如农村的经济情形，小市民的意识形态（这决不像某一班人所想象的那样单纯），以及一九三〇年的《新儒林外史》，——我本来都打算连锁到现在这本书的总结构之内；又如书中已经描写到的几个小结构，本也打算还要发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www.ertongbook.com

展得充分些;可是都因为今夏的酷热损害了我的健康,只好马马虎虎割弃了,因而就成为现在的样子——偏重于都市生活的描写。

即便如此,我们已经看到了作者弘篇巨制的大手笔。《子夜》所展现给我们的是一部民族工业资本的社会命运的悲剧——一个刚强有为的民族工业巨子如何在帝国主义和军阀政治的双重挤压下,又在工农革命的夹击中,一路奔突,一败涂地。

《子夜》为我们塑造了众多的人物形象。首先是魁梧刚毅、紫脸多疱的吴荪甫。他凭借着游历欧美所得的见识,雄厚的资本,过人的胆略、智谋和手腕,企图实现他的幻想:高大的烟囱如林,在吐着黑烟;轮船在乘风破浪,汽车在驶过原野——一个强大的工业王国。然而他生不逢时。半封建半殖民地的社会性质,决定了他的悲剧命运。在人物的塑造上,茅盾实现了他自己的创作意图:"中国民族资产阶级中虽有些如法兰西资产阶级性格的人,但是因为一九三〇年半殖民地的中国不同于十八世纪的法国,因此中国资产阶级的前途是非常暗淡的。"(茅盾,《〈子夜〉是怎样写成的》)吴荪甫的对头、买办金融资本家赵伯韬也是映入读者眼帘的重要形象。但是作者并没有着力正面描写他,只是通过其他人物的反衬,就活脱脱地立起了一个"公债场上的魔王"形象。他既与军政界有连络,又"同美国人打公司","做起公债就同有鬼帮忙似的,回回得手"。正是他的回回得手,将吴荪甫逼进绝境。

我们在读《子夜》时,不得不注意它的结构:宏伟严密且脉络清晰。只就开头、结尾两章就足见作者的匠心。大上海温软的和风在苏州河上轻轻吹拂,吹得人浑身酥软的时刻,吴荪甫迎来了他为避祸乱来上海寓居的老父。此时的吴荪甫气派威风,不可一世。书尾,吴荪甫惨败于赵伯韬,厂房、银行、公馆全没有了。他带着姨太太到牯岭消暑,静悄悄的,灰溜溜的。这一闹一

静的首尾呼应，不正展示了作者的匠心独运吗？

三十年代初，曾在上海活动的瞿秋白曾这样说到《子夜》：

> 一九三三年在将来的文学史上，没有疑问的要记录《子夜》的出版。（1933年3月12日《申报自由谈·〈子夜〉和国货年》）

《子夜》的作者是这样为我们展开故事情节的：

丝厂老板吴荪甫四十多岁，酱紫色的脸上，长着许多小疱，浓眉圆眼。他身材魁梧，举止威严。他刚从匪患频仍的乡下接来了父亲。没想到，在乡下清静惯了的老地主，初来到灯红酒绿的上海，尤其受不住他的一对金童玉女那受到诱惑的样子。强刺激之下，竟一命呜呼了！

雄心勃勃的吴荪甫，要在他的已有的实业之上再上一层楼。他要兼并八个小厂，办起一个银行，成立一个公司。虽然资金雄厚，要想扩大地盘，也还需要不少资金。正好，素有公债界魔王之称的赵伯韬找到吴荪甫和他的姐夫杜竹斋，要联合做一笔生意：低价买进股票，高价卖出，从中牟取暴利。吴荪甫十分清楚赵伯韬阴毒的为人，但还是同意合伙做这笔生意。果然赚了一笔。

可是吴荪甫生不逢时。此时的上海工潮此起彼伏，丝织厂的女工们也闹起了罢工。吴荪甫气急败坏，他降了怯懦的老账房莫干丞的职，起用年轻人屠维岳。屠维岳年纪不大，但头脑清楚，有心计，他有着和“三先生”（吴荪甫）一样的自信。他暗中收买了罢工的组织者姚金凤，瓦解了这一次工潮。可是不久，原来一个被收买的女工出于嫉妒，向其他女工告了密，结果姚金凤在工人眼里成了资本家的走狗。不但她身败名裂，工人们又重新罢工。吴荪甫怒发冲冠，急急赶到工厂，没想到屠维岳倒是成竹在胸。他要“三先生”假令开除姚金凤，提升出卖姚的那个女工。

没想到此令一出，女工们反而觉得冤枉了姚金凤。作为复工条件，吴荪甫收回成命，给工人们放假一天。此计一箭双雕，安插了姚金凤。此次罢工风潮总算是平息了。

赚了钱、稳定了工厂的吴荪甫更加踌躇满怀。他和同道孙吉人、王和甫成立了一个银行。吴荪甫此举不在从事股票生意，他从来看不起姐夫杜竹斋之流买空卖空的作法，他的真正目的在于扩大自己民族工业的资本，发展几个厂家。虽然一波三折，但眼下，他的事业在顺利地发展着，他低价收购了八个小厂，专营生活日用品，可新的矛盾就来了，兼并的厂好似落膘的马，需要他扩大规模，但也得先开了工人的工资，才有望扩大，资金又是火烧眉毛的大事。当时战事不断，产品销不出去，只此一项就如同一只大手扼住了企业发展的咽喉。吴荪甫和孙吉人咬牙坚持着。有时吴荪甫也气馁："开什么厂，当初为什么不办银行！"想到自己的宏图大业，又坚定起来："不！我还是要干下去的！中国民族工业就只剩下屈指可数的几项了！丝业关系中国民族的前途尤大！只要国家像个国家，政府像个政府，中国工业一定有希望的！"

就在吴荪甫的事业渐渐发展的时候，赵伯韬的心动了。赵的背景极为复杂，不仅有政界作后台，军界也与他有很深的关联。他盯上了吴荪甫这块肥肉，想吞食他的企业。他料定吴荪甫最大的困难是资金短缺，就散布谣言，说吴荪甫的银行不能按时付息，鼓动股民们抽出股金。吴荪甫哪是等闲之辈，立即贴出告示，安抚股民，凡在半个月内提取未到期的款子，利息照天数算。谣言不攻自破。

但是资金的确搞得吴荪甫焦头烂额。他的在家乡双桥镇的产业，因为战乱、农民的反抗，使他蒙受巨大损失，他不得不使出浑身解数筹集资金。首先，他从工人身上开刀，增加工时，扣除

20%工资。工人们当然不干,新的一轮罢工又在酝酿着了。吴荪甫内外交迫。

吴荪甫和赵伯韬斗法的当口,赵的一个姘头投靠了吴,自愿充当他的耳目。吴荪甫当机立断,准备迎接赵的新的挑战。

赵伯韬向吴荪甫摊牌:他要向吴的银行投资300万,意在吴的企业中控股。不接受赵的投资,就吴现有的资金无法支应各企业的改建,更维持不到产品销路好转的那一天。吴荪甫和孙吉人、王和甫商量,决心与赵拼一回,他们将八个厂房全部抵押出去,凑齐60万。吴又抵押了自己的公馆,作公债放出。这一着后,传来赵的消息,他也倍感压力,资金周转不开。

吴荪甫神经的弦绷到了极致,他终于体验到在中国这个社会里想要发展民族工业是何等的困难。情势所迫,他也被卷进了买空卖空的投机市场之中。他不得不靠典当他的企业厂房来与金融资本家赵伯韬做殊死搏斗。

丝厂里,罢工之火重新点燃,这是有组织的全市总罢工。在共产党的领导下,工人们十分团结。屠维岳故伎重演,企图分化瓦解工人们,但这次却阻碍重重。吴荪甫安插在厂里做眼线、他的亲戚们,也在这时添乱,打架斗殴,厂里的形势扑朔迷离。千头万绪缠身的吴荪甫不得不放下手头事,亲临厂房。他万万想不到的是他的亲戚在紧要关头火上浇油。他不再相信任何人,他也不再是那个镇定自若的"三先生"了。

此时的公债生意也已作到关键处了。气力不支的赵伯韬亮出了他的杀手锏:他要以"国内公债维持会"的名义,电请政府下令禁止卖空。正好卖空方的吴荪甫得知后不信,他对王和甫说:"这是无论如何办不到的,那就简直是变相的停住了交易所的营业。"王和甫苦笑,他说,赵伯韬的手腕不光如此,他还直接去运动交易所理事会和经纪人会,怂恿他们发文要增加卖方的保证

金，要增加一倍多。这样一来，赵伯韬的一分钱顶吴荪甫的两分钱。吴荪甫已无法可想，他的一线希望，就在姐夫杜竹斋身上，请他加盟，投入他强大的资金在卖空方中，或能一搏。

快到收盘时刻了，吴荪甫唯恐杜竹斋不到。情急之中，他竟晕倒了。就在送他回家的汽车驶出交易所大门时，杜竹斋的汽车缓缓驶进。杜竹斋露面了。从电话中知道这一消息的吴荪甫，长出一口气，他庆幸赵伯韬的末日来临了。他又想起了他的宏图伟志。

就在他沉迷于经过自身不懈的搏斗、吴家企业初具规模的遐想中，王和甫的电话来了，吴荪甫视为救星的姐夫杜竹斋将资金投向了赵伯韬，作了多头，而背叛了他的妻弟。电话那头传来的是王和甫语无伦次的话语：

“我们破产了！”

人民文学出版社编辑部

二〇〇〇年三月

子　夜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www.ertongbook.com

一

太阳刚刚下了地平线。软风一阵一阵地吹上人面，怪痒痒的。苏州河的浊水幻成了金绿色，轻轻地，悄悄地，向西流去。黄浦的夕潮不知怎的已经涨上了，现在沿这苏州河两岸的各色船只都浮得高高地，舱面比码头还高了约莫半尺。风吹来外滩公园里的音乐，却只有那炒豆似的铜鼓声最分明，也最叫人兴奋。暮霭挟着薄雾笼罩了外白渡桥的高耸的钢架，电车驶过时，这钢架下横空架挂的电车线时时爆发出几朵碧绿的火花。从桥上向东望，可以看见浦东的洋栈像巨大的怪兽，蹲在暝色中，闪着千百只小眼睛似的灯火。向西望，叫人猛一惊的，是高高地装在一所洋房顶上而且异常庞大的霓虹电管广告，射出火一样的赤光和青燐似的绿焰：Light, Heat, Power! ①

这时候——这天堂般五月的傍晚，有三辆一九三〇年式的雪铁笼汽车像闪电一般驶过了外白渡桥，向西转弯，一直沿北苏州路去了。

过了北河南路口的上海总商会以西的一段，俗名唤作“铁马路”，是行驶内河的小火轮的汇集处。那三辆汽车到这里就减低了速率。第一辆车的汽车夫轻声地对坐在他旁边的穿一身黑拷绸衣裤的彪形大汉说：

“老关！是戴生昌罢？”

---

① Light, Heat, Power! 英语。意即光，热，力！

“可不是！怎么你倒忘了？您准是给那只烂污货迷昏了啦！”

老关也是轻声说，露出一口好像连铁梗都咬得断似的大牙齿。他是保镖的。此时汽车戛然而止，老关忙即跳下车去，摸摸腰间的勃郎宁，又向四下里瞥了一眼，就过去开了车门，威风凛凛地站在旁边。车厢里先探出一个头来，紫酱色的一张方脸，浓眉毛，圆眼睛，脸上有许多小疱。看见迎面那所小洋房的大门上正有“戴生昌轮船局”六个大字，这人也就跳下车来，一直走进去。老关紧跟在后面。

“云飞轮船快到了么？”

紫酱脸的人傲然问，声音宏亮而清晰。他大概有四十岁了，身材魁梧，举止威严，一望而知是颐指气使惯了的“大亨”。他的话还没完，坐在那里的轮船局办事员霍地一齐站了起来，内中有一个瘦长子堆起满脸的笑容抢上一步，恭恭敬敬回答：

“快了，快了！三老爷，请坐一会儿罢。——倒茶来。”

瘦长子一面说，一面就拉过一把椅子来放在三老爷的背后。三老爷脸上的肌肉一动，似乎是微笑，对那个瘦长子瞥了一眼，就望着门外。这时三老爷的车子已经开过去了，第二辆汽车补了缺，从车厢里下来一男一女，也进来了。男的是五短身材，微胖，满面和气的一张白脸。女的却高得多，也是方脸，和三老爷有几分相像，但颇白嫩光泽。两个都是四十开外的年纪了，但女的因为装饰入时，看来至多不过三十左右。男的先开口：

“荪甫，就在这里等候么？”

紫酱色脸的荪甫还没回答，轮船局的那个瘦长子早又陪笑说：

“不错，不错，姑老爷。已经听得拉过回声。我派了人在那里看着，专等船靠了码头，就进来报告。顶多再等五分钟，五

分钟！”

“呀，福生，你还在这里么？好！做生意要有长性。老太爷向来就说你肯学好。你有几年不见老太爷罢？”

“上月回乡去，还到老太爷那里请安。——姑太太请坐罢。”

叫做福生的那个瘦长男子听得姑太太称赞他，快活得什么似的，一面急口回答，一面转身又拖了两把椅子来放在姑老爷和姑太太的背后，又是献茶，又是敬烟。他是荪甫三老爷家里一个老仆的儿子，从小就伶俐，所以荪甫的父亲——吴老太爷特嘱荪甫安插他到这戴生昌轮船局。但是荪甫他们三位且不先坐下，眼睛都看着门外。门口马路上也有一个彪形大汉站着，背向着门，不住地左顾右盼；这是姑老爷杜竹斋随身带的保镖。

杜姑太太轻声松一口气，先坐了，拿一块印花小丝巾，在嘴唇上抹了几下，回头对荪甫说：

“三弟，去年我和竹斋回乡去扫墓，也坐这云飞船。是一条快船。单趟直放，不过半天多，就到了；就是颠得厉害。骨头痛。这次爸爸一定很辛苦的。他那半肢疯，半个身子简直不能动。竹斋，去年我们看见爸爸坐久了就说头晕——”

姑太太说到这里一顿，轻轻吁了一口气，眼圈儿也像有点红了。她正想接下去说，猛的一声汽笛从外面飞来。接着一个人跑进来喊道：

“云飞靠了码头了！”

姑太太也立刻站了起来，手扶着杜竹斋的肩膀。那时福生已经飞步抢出去，一面走，一面扭转脖子，朝后面说：

“三老爷，姑老爷，姑太太；不忙，等我先去招呼好了，再出来！”

轮船局里其他的办事人也开始忙乱；一片声唤脚夫。就有一架预先准备好的大藤椅由两个精壮的脚夫抬了出去。荪甫眼

睛望着外边，嘴里说：

“二姊，回头你和老太爷同坐一八八九号，让四妹和我同车，竹斋带阿萱。”

姑太太点头，眼睛也望着外边，嘴唇翕翕地动：在那里念佛！竹斋含着雪茄，微微地笑着，看了荪甫一眼，似乎说“我们走罢”。恰好福生也进来了，十分为难似的皱着眉头：

“真不巧。有一只苏州班的拖船停在里挡——”

“不要紧。我们到码头上去看罢！”

荪甫截断了福生的话，就走出去了。保镖的老关赶快也跟上去。后面是杜竹斋和他的夫人，还有福生。本来站在门口的杜竹斋的保镖就作了最后的“殿军”。

云飞轮船果然泊在一条大拖船——所谓“公司船”的外边。那只大藤椅已经放在云飞船头，两个精壮的脚夫站在旁边。码头上冷静静地，没有什么闲杂人；轮船局里的两三个职员正在那里高声吆喝，轰走那些围近来的黄包车夫和小贩。荪甫他们三位走上了那“公司船”的甲板时，吴老太爷已经由云飞的茶房扶出来坐上藤椅子了。福生赶快跳过去，做手势，命令那两个脚夫抬起吴老太爷，慢慢地走到“公司船”上。于是儿子，女儿，女婿，都上前相见。虽然路上辛苦，老太爷的脸色并不难看，两圈红晕停在他的额角。可是他不作声，看看儿子，女儿，女婿，只点了一下头，便把眼睛闭上了。

这时候，和老太爷同来的四小姐蕙芳和七少爷阿萱也挤上那“公司船”。

“爸爸在路上好么？”

杜姑太太——吴二小姐，拉住了四小姐，轻声问。

“没有什么。只是老说头眩。”

“赶快上汽车罢！福生，你去招呼一八八九号的新车子先

开来。”

荪甫不耐烦似的说。让两位小姐围在老太爷旁边，荪甫和竹斋，阿萱就先走到码头上。一八八九号的车子开到了，藤椅子也上了岸，吴老太爷也被扶进汽车里坐定了，二小姐——杜姑太太跟着便坐在老太爷旁边。本来还是闭着眼睛的吴老太爷被二小姐身上的香气一刺激，便睁开眼来看一下，颤着声音慢慢地说：

“芙芳，是你么？要蕙芳来！蕙芳！还有阿萱！”

荪甫在后面的车子里听得了，略皱一下眉头，但也不说什么。老太爷的脾气古怪而且执拗，荪甫和竹斋都知道。于是四小姐蕙芳和七少爷阿萱都进了老太爷的车子。二小姐芙芳舍不得离开父亲，便也挤在那里。两位小姐把老太爷夹在中间。马达声音响了，一八八九号汽车开路，已经动了，忽然吴老太爷又锐声叫了起来：

“《太上感应篇》①！”

这是裂帛似的一声怪叫。在这一声叫喊中，吴老太爷的残余生命力似乎又复旺炽了；他的老眼闪闪地放光，额角上的淡红色转为深朱，虽然他的嘴唇簌簌地抖着。

一八八九号的汽车夫立刻把车煞住，惊惶地回过脸来。荪甫和竹斋的车子也跟着停止。大家都怔住了。四小姐却明白老太爷要的是什么。她看见福生站在近旁，就唤他道：

“福生，赶快到云飞的大餐间里拿那部《太上感应篇》来！是黄绫子的书套！”

吴老太爷自从骑马跌伤了腿，终至成为半肢疯以来，就虔奉

---

① 《太上感应篇》 书名。内容多取自东晋葛洪的《抱朴子》，是一部宣扬道家因果报应等迷信思想的书。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www.ertongbook.com